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潘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九 守備 拒守 險固 軍門 幕府

守備一

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子曰刑以代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髙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廪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内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邉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掠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嵗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

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若乏食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芻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

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又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宂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

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廵有如乘閒何以禦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芀木為栅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為要於彼為害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

梓州閬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葺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龎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

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皋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

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衛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　兵畧

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刼擄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頼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

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鏌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刧焚慘鏌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更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鐩奉命經畧

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鋪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勳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瓦屑埧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

街纜頭其為内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琊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慤為河南杞縣教諭柢官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劔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狥屬兩臺晝夜偵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

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為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銜綏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傳鄭灾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守備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注廣十五乘乘隊也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聞㯷　持囊左傳魯擊㯷聞

於邦　漢書丙吉馭吏習邊事見
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遽白狀　早圖　自固　傳蔓難圖
也不如早為之　知難　思險　左傳魯具守備臧宣叔
所聊以自固　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
遅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其　周禮謂夜
還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夜事　斥候　守之事
遠斥　遽告　中儆　左傳商人弦高遇秦師
候　遽告於鄭荒谷中儆
匿九地　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　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
九地以　正營部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自固　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書
愼固　庀武守　糺部伍　左傳宋災子罕使西鉏吾庀
封守　武守　周禮以軍刑糺守守
謂部　保未危　備他盜　書保邦於未危　漢　增銅
伍也　王曰守關者備他盜

梁門　鐵遂城　筆談曰賊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下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守也

置屯禦　閱鄉兵　唐書獨孤及傳曰及上疏請減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又曰張鎰傳曰鎰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

治陴隍　積藁薪　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晟時張少弘口詔進晟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　又曰趙犨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為刺史既視事乃培城疏壍實倉庫積藁薪為守計

治城壘　增亭障　宋史李允則傳曰時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有詔詰之允則奏曰

初通好不即究治恐他日額圯因此廢守則釁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孔帖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徙客館於外戎諜無所伺

連珠砦 迷魂牆 又曰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 金史強伸傳曰伸守中京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

具蘭石 布渠荅 漢書鼂錯傳言兵事曰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蘭石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

濬浮陽 斷石嶺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大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斵冰代砲契丹遂解去 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州大總管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制突厥之入

原守在海外 守在四鄰 張衡東京賦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左傳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

四境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崤函之固　山河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云魏文侯濟河中流而喜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　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繞而大乃成深淵

寘甀以偵　負戶而汲　潘岳汧督馬敦誄云氐闚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鑐瓶甀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礦火薰之　後漢書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氐羌叛亂唯狄道能固守然民飢嗷弩煮履救倒

懸之急存與亡之城 潘岳馬汧督誄云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愼境結援 飾城請罪 愼其四境結其四援人狎其野三務成功人無內憂又無外懼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文有武備 兵以嚴終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敎梁兵事以嚴終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書思其艱圖其易民乃寧 秦昭王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傳戒懼之不可怠 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之世刀劒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險其走集 明其伍候 走集壘壁 部伍相候望也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軍政不戒而備 言私度已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

備預不虞 警戒無虞 文子

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政也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儆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不虞 以備吾圉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東甲之虞 增請頓新亭 奏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朝廷惶駭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寶應閒廢宥州以軍遥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疋由是戎備全輯

分兵備寇　**嚴壁俟寇** 賛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 孫樵曰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年盜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畧纂聞曰明嘉靖中山西節年修邊動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翟公鵬委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挑穵牆墩敵臺綿布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穽深溝險如天塹

墨子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 東觀漢記云耿恭在疏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命諸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畧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圖又曰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孼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廥廩日與賔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 八編類纂曰李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也

作塹數十萬 增臺二

百餘通鑑唐紀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　兵畧纂聞曰明楊志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鋪七百餘極沙圮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屹為江淮保障勢如腹心聯絡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佘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兵畧纂聞曰明天順

閒陶魯丞新會時廣右猺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城浚外濠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濠人守其土殊死戰别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

真卿預飭戰備　于筠請置舟師

唐書顔真卿傳曰真卿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　又突厥頡利傳曰頡利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又曰王翊傳曰翊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草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

之連珠 注見岩

原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南通卭僰北達

褒斜 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兹者矣

岷 張載劒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卭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

千夫莫向 一人荷戟萬夫趦趄 一人守隘 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淮 下見南子

方城為城漢水為池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

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傳吳國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　莒子恃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守備四

原城郭為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彌節

白檀　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言秋高防入寇也

守似藩籬　文選陸倕石闕銘曰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傑諫曰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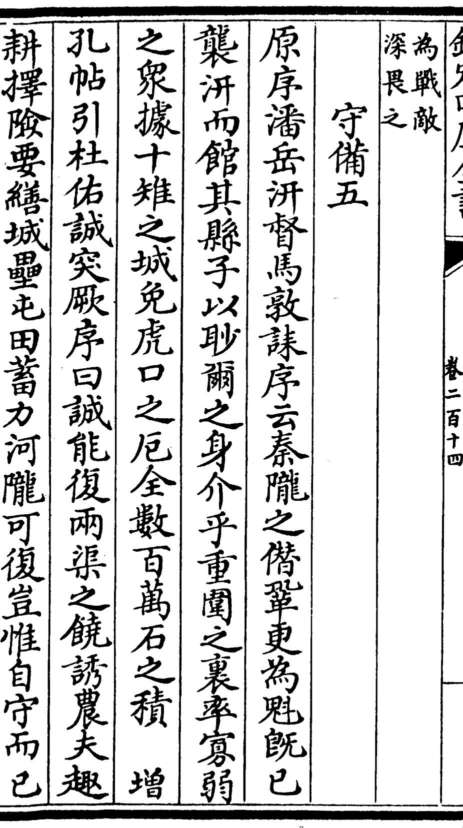
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

選親兵晝夜警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名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

嚴備常若有敵 又曰李光傳曰光授河陽三城鎮遏使遠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為濠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弓箭社 八編類纂曰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



為戰敵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潘岳汧督馬敦誄序云秦隴之僭巀吏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增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

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彊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

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䟽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邉歳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乗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乗其弊不戰而

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吕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

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𢈔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

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懐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閒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偪建業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

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内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

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頴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頴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䂓因迅

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将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嫚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

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

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胄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　五代史梁

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觧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棗陽金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

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綸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秉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

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

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博爾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錄曰鐵鉉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為真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猺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為固公剏為之城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竹以闘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為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猫鈎其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藥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户徐昇秉勝出戰勦殺甚衆城頼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為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筅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

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暫自為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滚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增壍防門　創遏砲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　八編類纂曰元

攻金洛陽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斷木為兵　括衣為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隗囂遣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下見上創過砲註

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太平御覽引晉書曰吾彥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

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尅　北史王羆傳曰羆鎮華州齊神武遣韓軌等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敵見驚退

煑粥均分　命女出拜　又曰羆為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伾傳曰伾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衆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洺州刺史

縛木接樓　縫布為幔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

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寛即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車不能壞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士彥傳曰士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　孔帖曰張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門為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

築城控攝　張幕止宿

隋書郭榮傳曰齊寇屢侵宇文護令榮於汾州覘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

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私金賞士　**私產募士**　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遂固守凡二年

剝樹煮甲　**削木翦紙**　隋書劉弘傳曰弘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　北史郎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汲水灌城

鑿壁引纜 通鑑宋紀曰真宗時契丹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氷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　説選平夏餘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横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南史蔡道恭傳曰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内列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抵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和初魏博韓簡東

窺曹鄆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朱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為天平節度使　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塹而圍之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拒守四

增眥血流面牙齒皆碎 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眥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令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

國恩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為虜殺

誓與城相存亡　又曰王凝傳曰凝爲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繕蓄緒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稱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

擊釜銚助軍勢　纂聞曰正德間副使羅循知鎮江府巨寇劉六等自南京流入境公多爲旗幟於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公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遥望不敢逼

險固一

增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

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干寶晉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險固二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

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轀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毁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彦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通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遹為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為城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

險固三

原襟帶　咽喉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　韓天下之咽喉　固圉

阨險傳聊以固吾圉也東阨天險　百二　十二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固以二萬人當諸國百萬人齊得十二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增憑險　備敗唐書梁郡公孝逸傳曰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欲全軍趨揚州度支使薛克搆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　唐柳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險大也　襟憑　背負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洛陽郭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原天地之險　金湯之固上見險固一金城湯池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秦地益州記

蜀道至險束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不爭險易　漢書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禮軍旅思險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其要害　繫以安危　增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　春秋後語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晉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陴萬人

又醜汾環城樹以固堤　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

築壘護柵　**斷山浚塹**　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白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度使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四壁斗絕　**一徑尺許**　兵畧纂聞曰明嘉靖十六年阿向據凱口囤為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

河有造舟之危　**山有摧輪之險**　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敕旨曰昔馮異之守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宣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

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史記趙奢傳曰秦伐韓軍閼與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趨之　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原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　左傳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　忘危　周禮負固不服侵之　居安忘危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　傳晉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患是三殆也

險為屏　固為寶　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為藩不以習險為屏　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憑洞庭者苗人亡

恃巖邑者號叔死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傳號叔恃制地巖險不修德政而鄭滅之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儆司馬之對雖險何為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漢書王尊傳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險固四

增江漢為池吳書趙咨使魏文帝嘲咨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為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玄傳曰志玄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衣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

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

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原幕府 轅門衛青為車騎將軍以幕為府 又以車轅為門 軍門 牙門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人於險非勇也 牙建牙也 蓮花幕 青油幕蕭緬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為蓮花幕 增驃騎幕 安西幕儲光羲詩常思驃騎幕 李白詩安西幕府多才雄 參戎事 制中權李端詩幕府參戎事 高適詩幕府制中權 高原竇憲置幕 郗超入幕後漢書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典文章 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令郗超坐帷帳中風動

帳口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賔

增杖策上謁　拔劒大呼

房元齡傳曰太宗以燉煌公狥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陳利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劒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

徧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成式傳曰成式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　房元齡傳曰元齡為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元齡獨收人物致幕府

奏置幕府　表留幕府

溫造傳曰造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　杜如晦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秦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

高置幕府　對置幕府

陳子昂傳曰武攸宜討契丹高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　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
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
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
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月上營門　烏避轅門
郎士元詩寒月上營門　杜甫
詩孤雲隨殺氣飛烏避轅門　任瓌上謁轅門　楊
政大呼軍門　唐書任瓌傳曰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薩里罕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　賜與悉置軍門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
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　唐書石雄
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輙置軍門自取一匹餘

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 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禽馘畧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荅曰吾傔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 又曰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 轅門有光

武旅增氣 劉賡客見記纂淵海 轅門二龍 又曰烏承玼傳曰開元中玼與族兄承恩俱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轅門號二龍

軍門幕府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

門壓黄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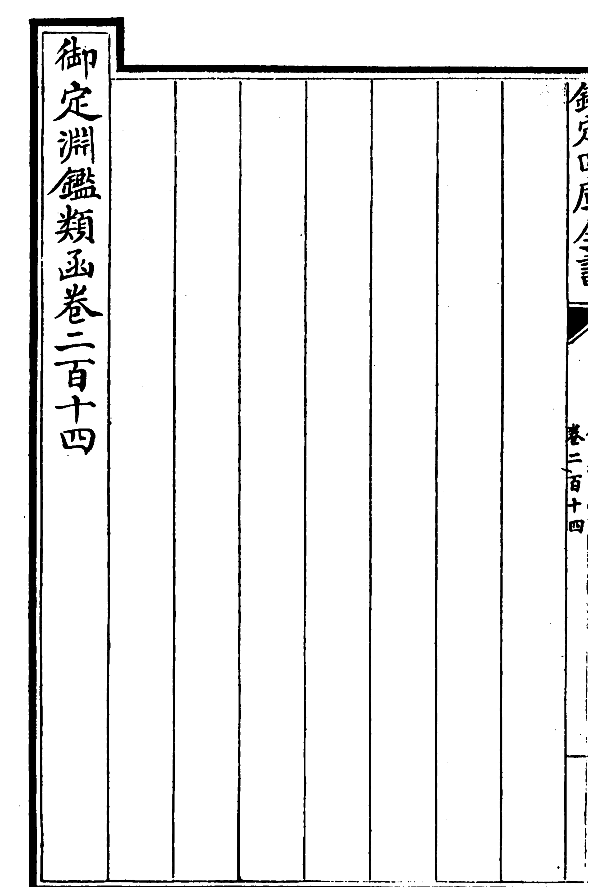
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淩山河

增傳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荒

增啟唐殷文圭投知己啟云將軍之舉左旆襲武者咸

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卷二百十四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 屯營 陣 騎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呑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

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呑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秃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絶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

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

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洺水秦王阻水為連營分奇兵絕其餉路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

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罷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彦章傳曰彦章為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章

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彦章陰以告晉孟惡之　通鑑宋紀曰吴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别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頴兵起明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為屯長　弇州史料曰李文忠

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刼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邉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軍雁門　典畧䀿固字白兔軍屯犬丘有巫誠曰將軍字兔屯邑名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飛狐　偃月　漢書匈奴入雲中郡上命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　吳志朱異使任度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

以藩　相次　晉楚盟時以藩為軍示以不相疑也

右背　左次　兵法右背丘陵前左水澤　易周禮營壘相次也

曰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陸換　彭亡

吳志陸抗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愧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懼所屯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詐稱亡奴來降刺殺彭

增起沙　蒔樹

魏志注曹瞞傳曰公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犬鋪　鈴架

通鑑朱全忠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絶內外注曰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

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有鈴架者繞營設架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原軍

細柳 **環剛車** 亞夫屯於細柳行將軍之令 衛青度幕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騎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 魏志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為將立大功

偏將別專 **聯校自固** 漢法偏將別屯則許專殺 趙充國曰校聯不絶用木相貫穿自固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增居兩山間** **連七百里**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軍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魏志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

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芭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無兵號君子　獨駐曰亞夫晉書劉超為射聲校尉無兵號曰君子營　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獨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增

與親屬作營塹　依險固築營壘後漢書樊宏傳曰王莽末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　又第五倫傳曰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休止

不結營部　野宿皆成營柵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東野宿皆成營柵

屯營四

增別營綦跱潘安仁詩　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壘壁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埋懷村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寶𡶶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　馬止營合見屯營二

陣一

增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

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禄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乗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弊而勞之勿

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

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畧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烏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鵞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兊為武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虵盤居艮為虵盤門天地風

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虵為四竒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為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塲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

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鋭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黄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鋭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黄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

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强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纛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陣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在軍

右者挾韔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應無如令軍行前有斥候蹤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

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名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

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為二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鋭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名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

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覵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幷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

濠外復為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為雲梯夜蟻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鬬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善師 違晦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曰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嚚合而加嚚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

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七來　百里　周書云陣有三哀一要不嬴二喪民人三損陬親有四赦一勝人必嬴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　尉繚子云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烏訖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魚麗　鵞鸛　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　蔣子萬機論云魚麗鵞鸛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鵞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廻顧以象戰陣之形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以狹而厚爲利陣令騎不得與相離遠　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適城鉏出公爲支離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陣名

背水　因山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爲陣曰破趙會食竟以勝趙軍吏怪而問信曰置之

死地而後存衆乃服　又云項羽被漢追至東城延存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圜陳

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四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儼然常有鼓甲之聲天陰彌響　諸葛亮教云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越雁　鄭鶩

吳越春秋史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　傳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皆陣名

蚍勢　鸛列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蚍勢文帝莫能識之　莊子徐無鬼曰鸛列麗譙之間

未學　立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謂軍陣行列之法也　漢書耿秉行止不正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也

晦厭　子代　左傳楚以甲午晦晨壓晉軍而陣注晦陰盡日　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伐隨注子戟也尸陳也楚始於此參用戟

增飛龍　騰虵　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虵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鉤陳　積卒　水經注曰河南有鉤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闘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壘資其名　八編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

勾卒　萃車　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左右句卒注鉤伍相著別

為左右屯　周禮車僕注曰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陣

却月　偃月

宋書朱齡石超石傳曰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魏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高祖乃遣丁旿帥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　玉海曰宋朝康定元年郭遵與趙元昊皆為偃月陣

六花　五行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俗所號耳　李靖問對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強名　詭設

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

本一也分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播名龍虎鳥虵者本乎隊伍之别後世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熊羆　鴛鴦　孔帖引獨孤及八陣圖記曰魏之鸛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貔出匪以律我興於是　兵畧纂聞曰戚繼光之禦島夷也謂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北同何以戰乃為鴛鴦陣

原四獸陣　三面陣　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元注曰以四獸為軍陣象天文也　軍令云衆黃帛兩半幅合旗為三面陣

順天時　因地形　凡陣早晏無失必順天時　魏田豫討烏桓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廻軍結圓陣複陣圓陣

牝壯方伏　商羽徵角　周書云凡有五陣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為壯陣劒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為前

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象元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者象青龍陣

直木銳火　圓土方金　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為圓陣已以直陣攻之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為方陣已以銳陣攻之銳陣者火陣也　又云敵人為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陣也敵人為直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為銳陣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索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之

勝　合騎之校　山岳之盤　漢書曰陳湯伐西域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廻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

箕張翼舒　羊羣犬聚　張衡東京賦云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鵞鸛魚麗箕張

翼舒宗文選王濟注曰鵞與鸛皆陣名魚麗陣勢其張翼舒亦陣之名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畧地而所向無勁敵所推無堅壘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鈐云有連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尉繚子云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

堵壓雲覆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覆之 陳琳武軍賦整行案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左傳鄭禦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 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晉傳敗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請更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左角參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兵法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下詳前

增既陳而擊　未陳即犇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唐書康承訓傳曰龐勛軍皆市人囂而弱未陣即犇相蹈藉死者四萬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兵畧纂聞曰明咸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咸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堂堂正正　十十五五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堂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覷嗤笑曰擒賊乃會食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曰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魁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卻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卻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

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袤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　玉海曰後魏和平三年因歳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黒黄别為隊部楯稍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圜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内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兵略纂聞曰明督僉楊尚英初起行間與倭遇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廵海也甞以三翼舸猝遇倭數百艘衆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戒士持滿毋輕發賊出叵測引去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二月車駕親征河北内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彦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内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别器能等四十六訣

至和八陣 嘉祐

八陣 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降勅奬諭 又曰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裴子新令及八陣圖頗精降詔奬諭

黃帝丘井法 風后

握機文 李靖問對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玉海引書目曰風后握機圖經一卷薛氏銓定云握奇經别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鬬之法

陣法上內史 陣圖示宰相 唐書羅士信傳曰凡

戰張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内史　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增烏雲　太公豹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以為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四奇四正　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烏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

魚

鱗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也

貙劉乘之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營衛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絶之乃使十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

聚細石為之玉海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之

常山蛇勢玉海盛弘之荊州記云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平地禦寇之方通典曰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

七德舞唐書禮樂志曰七德舞者本名

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吕才以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天地人三陣 唐書貟半千傳曰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未對貟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為兩方陣 五代史梁臣傳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

大陣中陣後陣 玉海曰宋馮拯建議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

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上多采用其議

顧不以陣圖賜諸將

通鑑宋紀曰王德用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平戎萬全圖

玉海曰雍熙四年上制平戎萬全圖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圖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三心連排方陣三每陣三各大將一人主之

三疊

通鑑宋紀曰元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

朔圓機營陣圖說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李承式備兵榆林榆林故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朔圓機營陣圖說大約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雁行觸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為弢鈐集要
令行閭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
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　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常
山蚍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黒矟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蚍出平沙鶩鸛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黄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失舉掎角則四竒皆出天實中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増諭宋史兵志曰熈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黄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虵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

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

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

求推及諸路於是咼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

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貟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黄帝破蚩尤之陣黄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

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

義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閒乎陣隊閒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黄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蚰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閲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

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馬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馬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閒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

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應兵絶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横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説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

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騎一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

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别徑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

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

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逺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没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蹂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

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色也　蜀志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

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飛傳曰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

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顔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顔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顔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鞦諫無深入光顔挺刄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横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并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額森大舉入犯總兵楊洪石亨師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其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原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感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也　漢書云高帝時北貊來貢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畫騂　激電

又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　傅休奕正都賦云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能馳　善隨

上見騎一　淮南子云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蕩騎　緹騎

王隱晉書云御史中丞傅咸北軍中候鄭翊等以為三駕鹵簿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騎各五千人　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國敕馮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

虎騎　豹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增 突騎　童騎

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唐書崔從傳曰王承宗請劉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

驍騎　熊騎

陳書韋䎘傳曰䎘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　海錄碎事曰煬帝所領軍士名熊騎光宅年改鷹揚騎

連騎　重騎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　又程知節傳曰褎行儼中流

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

游騎

邏騎 又曰李密傳曰張須陁討翟讓李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陁引兵搏讓伏發密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　通鑑注曰邏騎廵邏游奕之騎

內騎

外騎 唐書程知節傳曰李密料士八千隷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　以外騎營偃師

百騎

千騎 又曰兵志曰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

原國膽核

軍鋒銳 張璠漢記蔡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桓範簡騎論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鷙下鷹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為兵者揀選騎卒

增持赤幟　著紫巾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注革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

置飛騎　領彀騎唐書兵志曰貞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　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

擊便寇　破標牌太公六韜曰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南豐雜記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鋪縱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羽林騎　鐵林騎海錄碎事曰漢武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騎言為國之羽翼如林之盛顏注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又曰西邉呼鐵鷂子為鐵林騎 原上下如飛

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為白馬義從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二十四騎 二十八騎 東觀漢記云鄧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 詳象宿注

女騎千人 健

騎數十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靴　詳上左右翼註　增緩服戲馬　奮檛馳騎宋書傅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武馳武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百騎度遼　七騎破陣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懼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　兵畧纂聞曰正統丁巳多爾濟巴勒擁衆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追至烏嚕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人挾二騎

各俘一騎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廵邊欲親擒烏梁海選精鋭三千人人換二騎十日糗糧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可寡用乎呼馬奉葛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衿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賊衆遥望為寒恐遂去

騎四

增因騎置以聞 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騎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為給傳置

快馬如龍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周齊每以騎戰 詞林海錯曰周齊每以騎戰驅

中國人為肉離

籥景騰雷之騎 記纂淵海曰擁拔山起海之雄駓籥景騰雷之騎

山動地湧 又曰雲麾鐵騎山動地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